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一

禮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

誠慤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𠞊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刋之式暨秦燔詩書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

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
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
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
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叡哲淵凝欽
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
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
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
竭愚管輙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

蒸鄭𤣥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

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

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恠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寔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

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暫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閲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儻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久遵綿代恒典豈朕沖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

僉以為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勅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觧注下逼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輙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

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

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

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

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為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

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

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

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来

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
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
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
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

稷為始祖文武為二姚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營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名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

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

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
席令七廟之後非直隅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害出
身之叙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
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
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為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
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隅棄
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
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絶

而况曾祖為帝而不見録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冑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於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庶人

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别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内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来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

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藩號為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説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毁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長短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

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礿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為例
令事事舛駮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
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為始封君子
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
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
廟之辭云未絶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
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
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

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𡨋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

義六曰見親疎之敘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来指謂當廟父子為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為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竒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

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逮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

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

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朓不吉容改筮三旬尋
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
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
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即
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
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欽通經識不稽古備
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
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饑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珎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

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寔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巳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巳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别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

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毁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泰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𣠺宗祊得禮

爲美不可苟薦虚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
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
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謂不得
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
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
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
世遷之乃毁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毁者從
太祖而毁之若不遷太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

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啟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為受命不毀

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親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

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聊復標牓略引章條愚戆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

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

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監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

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

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别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栿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

考北来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惲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
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祕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
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
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祕書丞崔劼
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
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
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
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

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鴟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内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内院牆四面皆架為歩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内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廨并厨宰東為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及元議執政○元議應係元义之訛

孝静帝武定六年内外門墻並用赭堊○堊監本訛作聖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　玠

謄録貢生臣陳昌敬

謄録舉人臣孫祥鳳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二

禮四之二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

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絶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敘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

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
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
康静然萬幾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
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
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
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
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
行之者寡髙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

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絶軌然天下至廣萬幾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毁之

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幾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

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閲所奏信增號絶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達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絶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

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莫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

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絰帶永思纏綿滅姓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闕二字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祀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幾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

之禮詔曰朕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把絶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

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
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
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
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
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闕言既不能待
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
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
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

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哀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令且以所懷别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闈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僘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宫匍

匍匐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闋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衮冕以行即位之

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洽臣義不洽天下顒顒
未知所傒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
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
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
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
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
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
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

襲用漢魏以来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脩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

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
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
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
吉者慮遺絕萬幾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慺慺亦懼機務
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
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
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
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

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絶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

哀經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哀内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令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

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導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若

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
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
廢萬幾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
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
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
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
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已以寬
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

慕之思既不求寛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遏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

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内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内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也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别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顧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遵遺誥之意何待朞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

人獨有違奪令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朞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

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早已申下之意寧可茍順沖約之旨而損絶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烝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絶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

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髙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朕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髙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髙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

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年之喪有鈌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鈌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葢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

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慺慺之願高祖曰思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

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
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
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
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
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
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𠜂萬務惟始
朕以不德沖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
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

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竟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幾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

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吴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

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
知何所啟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
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
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冡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
至痛理萬幾以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
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
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

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来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聦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来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絶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

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
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
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勉此月二十日
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
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衷但
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
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

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絶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屆禮屬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髙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

既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黒屨侍臣各易以黒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鴻蓋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諶讃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屨侍臣去幘易幍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跪慰復位哭

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并雜
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
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
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
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
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
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
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

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
局專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賛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
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
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為
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
久廢不可卒為之哀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
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曾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

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幕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経又無腎麻緦乗唯

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為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即大帶既有佩觹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絰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緦猶免深

衣况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絰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絰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絰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絰之制未覩其

說又臣竊觧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閒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饑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内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覲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

幼理應有喪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
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
則許其人服緦之絰輕猶有絰斬重無麻是為與輕而
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袵以掩
裳際如使無裳袵便徒設若復去袵衰又不備設有齊
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袵之衰去其裳絰此必
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
為違制以為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

其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禮志敘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日監本訛作自今改正

臨軒設懸饗會萬國○軒監本訛作宜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